

# 『九雲夢』與『九雲記』之比較研究

丁 奎 福

## 一

韓中兩國一衣帶水，具有幾千年的文化交流歷史。然而這種文化交流並非像歐洲諸國即英國·獨逸·佛蘭西等國那樣相互之間所具有的雙向交流關係，而是垂直關係即韓國做為被接受者單向式地接受，轉化了中國文化。但是我們決不能由此像一些學者那樣從根本上否定韓國文化。<sup>1)</sup>韓國作為歷史悠久的文明民族，在其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堅守和發展了本民族的領土·語言·風俗·文化。與此同時，韓國文化有時也傳播到中國並產生一定的反響。

最近一個時期，在中國的部分學者中出現一種使人難以接受的觀點，那就是凡是漢字寫成的韓國小說作品不問青紅皂白一概把它看作是中國的小說作品。如朱眉淑氏曾在其論文中把韓國小說『南征記』看作是中國小說。<sup>2)</sup>又如蕭相愷氏也曾把韓國小說『紅白花傳』錯認為中國小說。<sup>3)</sup>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誤解。對此，做為韓國學者禁不住有一種驚異之感，覺得這種學術偏頗，理應盡早得到糾正。

在這種學術旋渦中又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近期在韓國發現以中國白話文寫成的小說『九雲記』（韓國嶺南大學所藏）。儘管對『九雲記』的作者及創作年代尚未得到正確闡明，但是最近又發現與此相關的文獻而引人注目。如韓國十九世紀文人金進洙所著『碧蘆集』中有着清代康熙朝文人梅花在汎讀韓

1) “中韓可謂一家，兩國自古是兄弟之邦，聲氣相通，患難與共，所以全部韓國史也可以說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李迺揚，『韓國通史』（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臺灣，1957，p. 2）。

2) 朱眉淑，『南行記的發現與評價』，『明清小說論叢（3）』，春風文藝出版社，瀋陽，1985. 6，pp. 304~315。

3) 『中國小說總目提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 蕭，中國文藝出版公司，北京，1990. 2，p. 301。

國小說『九雲夢』的基礎上把它增補改編十卷名為『九雲樓』的記載，<sup>4)</sup>這些文獻記錄的新發現給人以新的啓示，由此我們不揣冒昧得出目前在韓國現存的『九雲記』很可能就是由梅花氏所改編的『九雲樓』的推定。那麼我們下面將進一步考察『九雲夢』與『九雲記』以及『九雲樓』之相互關係。

## 二

『九雲記』是為九卷九冊的手抄本小說，是以中國的白話文寫成的章回體小說，總三十五章回·十八萬餘字。它的篇幅比起以七萬餘字的『九雲夢』多於三倍。<sup>5)</sup>至於對『九雲記』的作者及著作年代已有人提出一些看法。如『九雲記』裏有着『無名子添刪』之記錄，據此尹榮玉氏提出『九雲記』是尹櫓之作的見解(他認為『無名子』為尹櫓(1741~1826)之雅號)。<sup>6)</sup>同時『九雲記』裏添加着『紅樓夢』·『鏡花錄』之故事，據此陸宰用氏把此書著作年代看作是從1830年至1900年之間。<sup>7)</sup>

閩巷文人金進洙於1856年入燕時了解了康熙朝文人梅花把『九雲夢』改編成『九雲樓』的情形。金進洙將把當時的情懷寫詩如下：

墨驚裴虎吃無林  
 篇什叢殘盡刻舟  
 豈但梅花空集句  
 九雲夢幻九雲樓<sup>8)</sup>

接着他又詳細記錄了梅花的改編過程及其自序。其文如下：

梅花，康熙時人 --- 我東小說九雲夢，增演己意。如楊少游係以楊震，賈春雲係以賈充。他皆倣此，皆寓像於卷首如聖歎四奇書。著書十冊，改名曰『九雲樓』。自序曰：余官西省也，於舟中得見『九雲夢』，即朝鮮人所撰也。事有可採而朝鮮不爛於稗官野史之書。<sup>9)</sup>

可見，『九雲樓』是為清代康熙朝文人梅花在西省任職時所作。梅花在舟中偶

4) 碧蘆集，閩巷文學叢書(5)，麗江出版社，1986，pp. 344~345。

5) 陸宰用，『九雲記研究』，西江大碩士論文，p. 7。

6) 尹榮玉，『關於九雲記』，『九雲記』，螢雪出版社，1982，p. 265。

7) 陸宰用，上揭論文，pp. 8~11。

8) 碧蘆集，閩巷文學叢書(5)，pp. 344~345。

9) 上揭書，閩巷文學叢書(5)。

見『九雲夢』後，爲使小說更有趣便擴大了其故事情節，編爲十卷，并把『九雲夢』中的男主人公楊少游改爲楊震之後裔，又把女主人公賈春雲改爲賈充之後裔，同時，畫人物像附於卷首。這就是至今爲止我們對『九雲夢』所能了解的全部。

目前尚未見到梅花之『九雲樓』原本的情況下難以正確把握其變貌樣相和年代，只能根據金進洙的記錄作一些推定。從金之記錄看梅花爲康熙朝人，由此我們可以將把『九雲樓』的著作年代至少遡回到18世紀初(康熙執政於1722年爲止)。若這種推理沒有矛盾的話，那麼被梅花作爲改編對象的漢文版『九雲夢』也至少在17世紀末或18世紀初已經形成。筆者所藏的『九雲夢』志尊本<sup>10)</sup>已在韓國學界被確認爲是1725年之前形成。現在梅花改編『九雲樓』的這一事實又增添了完全有理由把漢文本『九雲夢』的形成時間再往前遡回的依據。

前面所云，『九雲樓』是以中國白話文而寫成的小說，它在韓國是一部唯一的白話文小說。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因爲朝鮮朝時期文人歷來是以中國文言文爲書寫手段而不能以白話文創作小說。與此同時，『九雲記』的男主人公也同『九雲樓』的男主人翁一樣是爲楊震之後裔。<sup>11)</sup>再則『九雲記』與『九雲樓』雖然在小說名稱上有『記』與『樓』的一字之差，但是從『九雲記』的內容看，也把『九雲夢』中的翠微宮改稱爲『九雲樓』。難道說這是偶然的巧合麼？不是的。我們認爲；或許『九雲樓』在傳播到朝鮮被朝鮮文人轉抄過程中有可能被訛傳爲『九雲記』，或許有可能金進洙在讀『九雲記』的過程中，對小說中的九雲樓的有一種過分執着而把『九雲記』錯記爲是『九雲樓』。<sup>12)</sup>

目前，在梅花氏之『九雲樓』原本尚未發現之前，有必要將把『九雲記』視作爲梅花之『九雲樓』且對『九雲記』與『九雲夢』作比較考察進而指出其相關性。

### 三

衆所周知，『九雲夢』是爲朝鮮朝時代作家金萬重之小說巨著。作者在汎涉列『太平廣記』·『西遊記』·『三國誌演義』的基礎上創作了汎東洋式的幻夢結構(Fantastic structure)小說。換言之，在『九雲夢』中內容與形式有機調合已達到了藝術之極致。<sup>13)</sup>

10) 丁奎福，『九雲夢原典之研究』，一志社，韓國，1977。

11) “是東漢安帝時尚書楊震之後”，『九雲記』二回。

12) “却說翰林兄弟八人，一日同登九雲樓”，『九雲記』三四回，“一日魏王……與兩公主六娘子，携了兒孫幾個同登九雲樓，更進盃酌”，『九雲記』三五回。

正如前面所見，梅花就『九雲夢』說到：「事有可採而朝鮮不嫻於稗官野書」。他一方面對『九雲夢』的長處預以肯定，但也看到了朝鮮朝文人比起中國文人在其構思能力和藝術視野上相對狹小的弱點。故他有意擴大故事情節使之改成為較大篇幅的『九雲樓』。然而由於『九雲樓』在擴編過程中忽視了構成的一貫性和內在關係，只在『九雲夢』的結構基礎上添枝加葉如增添了中國小說『紅樓夢』和『鏡花錄』之故事情節，所以無法保證故事情節的內在關係和有機結合，由此使人深覺東拼西湊之感，可曰風牛馬不相及。比如在『九雲記』的開頭，作者添加了在小說『鏡花錄』中出現的人物西王母的沈長故事，然而它與在『九雲夢』中作者為追求佛教之「空」思想而安排的故事，即在小說結尾中性真通過與六觀大師問答而得到返本還原的故事無任何關係。並且，在『九雲記』中到處可見對『九雲夢』故事的任意擴展以及節外生枝，然而這些不僅沒有有機關係，而且過分沈長使之失去藝術魅力，往往使人不耐厭。如楊少游母親痠氏出去賣買過程便是例證。由於把它敘述得過分煩瑣和沈長使之不象『九雲夢』那樣緊湊·富有劇情。換言之，雖然『九雲夢』比起『九雲記』其篇幅甚小，然而每一個話素(故事要素)有着有機關係，因而富有緊張的劇情和藝術感染力。與之相比，儘管『九雲記』的篇幅比起『九雲夢』多於三倍，但是由於其每個話素(故事要素)無任何有機關係，因而它只能給讀者以沈長·乏味之感。再則，「三教思想」之表現亦如此。如在『九雲夢』中作者自始至終執着地追求「儒·佛·道」三教之合，三教思想關係密切，配合得當。最後以佛家之「空」觀相融合。與此相反，在『九雲記』中作者對「儒·佛·道」三教思想各有強調，沒有分寸。然而作者人為地想要像『九雲夢』那樣把儒·道二者以佛家「空」觀誘導，其結果不僅不能實現融合，反而導致了牽強附會以至於東拼西湊而告終。在這一點上『九雲記』中八夫人結義場面便是最好的例證。它們不像在『九雲夢』中那樣面對菩薩而結義，反而面對「白衣真人」而結義。這樣自然而然導致了「三教」思想的自相矛盾。

#### 四

以上我們把『九雲記』視作『九雲樓』的前題下對『九雲記』與『九雲夢』作了比較考察。正如前面所說：『九雲夢』雖然頗受中國的『太平廣記』·『西遊記』·『三國誌演義』之影響，但是由於它有其明顯的獨創性而一躍成為巨作。并它又傳

播到中國後被清代文人梅花改編為『九雲樓』,然而『九雲樓』之作者由於缺乏獨創性,只在情節擴充上下功夫,因而不免出現了「東拼西湊」之弊,故事情節無有機聯係和劇情,主題無一貫性,故使之遠不及前者,也未能達到擴充改編的目的。盡管如此,它在韓中文學比較研究史上仍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大事。因為歷史悠久的韓中文學交流一向被認為是垂直關係而不是雙向交流關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有必要對這種現象加以深入研究。

在東洋文學圈內,幻夢結構是早在從印度的『沙羅那比丘』產生,而後它傳播到中國出現了唐代之『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櫻桃青衣』等幻夢結構小說。這些中國小說又傳播到韓國出現了較為完整的幻夢結構小說『九雲夢』,『九雲夢』又傳播到日本在明治年代被日本文人魏案為小說『夢幻』,從這個意義上講,『九雲夢』傳播到中國並被梅花改編這一事實給人新的啓迪。它將提供人們未來的東洋文化交流必將會擺脫傳統的垂直關係而形成為雙向交流關係的可能性。